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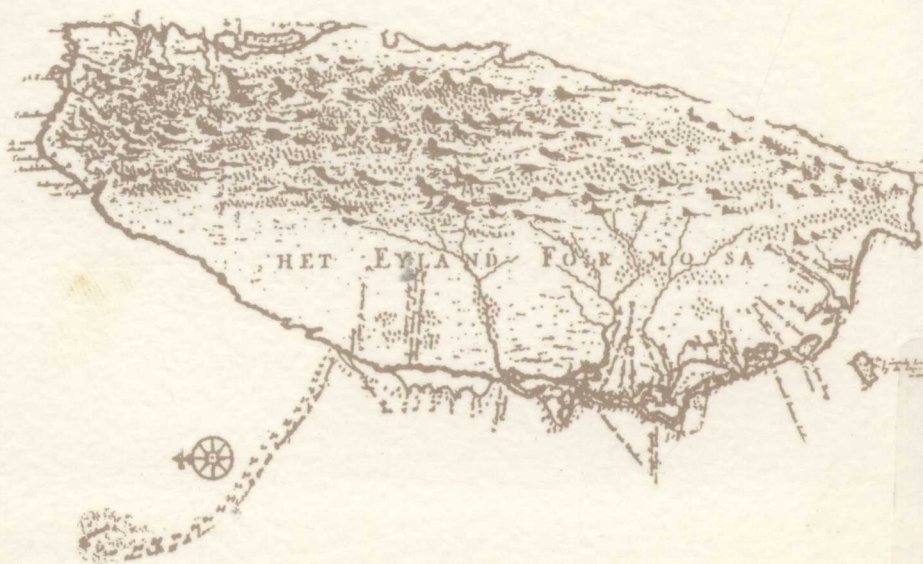
臺灣 文化志

上卷

一中・譯・本一
修訂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譯

伊能嘉矩
✻ 原著



K275.8
2012.2
1

港台書

臺灣文化志

上卷

一中・譯・本一修訂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譯



伊能嘉矩 原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文化志 / 伊能嘉矩著;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譯.
--初版. --臺北市: 台灣書房, 2011.03
面; 公分

ISBN 978-986-6764-74-5 (全套: 精裝)

1.臺灣文化 2.臺灣史

733.409

97021613



8U11

臺灣文化志・上卷(中譯本・修訂版)

著作財產權人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原著者	日・伊能嘉矩				
初版翻譯人	江慶林 劉寧顏 程大學 陳壬癸 黃有興				
	王世慶 黃耀東 黃連財 吳家憲				
初版協助人	郭嘉雄 莫光華 吳政恒 陳文達 簡俊耀				
	呂武烈 吳俊雄 林永根 何綉英				
校按人	謝浩 鄭喜夫				

新版校訂	鄭喜夫 陳文添 徐國章 許錫慶 黃得峰
策劃編輯	歐素瑛 劉澤民
行政編輯	簡秀昭 傅光森 陳惠芳 林春綱

美術設計	童安安
執行主編	蘇美嬌
執行編輯	張鈺梅 程于倩 蔡明慧

總策劃	謝嘉梁 林金田
發行人	楊榮川
出版者	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339號4樓
電話	02-27055066
傳真	02-27066100
郵政劃撥	18813891
網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tcp@wunan.com.tw
總經銷	朝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縣中和市橋安街15巷1號7樓
電話	02-22497714
傳真	02-22498715

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授權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出版日期 2011年03月初版一刷
定價 全套三冊新臺幣1500元整(不分售)

(封面影像原件為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中譯本初版序

近年來，國人對於臺灣歷史之研究與考證，興趣愈來愈濃，有關著述、期刊等等，發行愈來愈多，各大專院校開課討論者，亦所在多有，要求本會提供資料者紛至沓來，無時無之，確是可喜的現象。本會職司文獻工作，對於有志從事臺灣歷史研究之人員提供資料，自樂為服務。

日人板澤武雄教授及小長谷達吉等，依據伊能嘉矩先生研究臺灣歷史文化之遺稿及資料編輯發行之《臺灣文化志》一書，內容宏富，實為日人據臺時期臺灣研究之代表作。該書分上、中、下三卷刊行，約一百五十餘萬言，目前國人研究臺灣早期歷史，仍有以此為重要參考資料者，然該書係日文，且屬日本文言文體，以年輕一代之國人，通日本文字者不甚多，而深諳日本文言文體者更少，以致參考發生困難，本會迭承各方建議將是書譯成中文，

經本會委員會議討論，亦認為有其必要，乃由本會同仁多人分工合作，分段翻譯。本書之原著者為日人，由於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在，願國人於引用時，酌加考慮！

本書由本會副主任委員劉寧顏、委員程大學、陳王癸、黃有興、編纂王世慶、組長黃耀東、組員黃連財、吳家憲及本人等負責翻譯，秘書簡俊耀、編纂郭嘉雄、莫光華、組長呂武烈、主任吳俊雄等協助，並由委員謝浩、鄭喜夫檢尋書中所徵引我國舊文獻之原文，及潤色字句與加注校按，又經逐字逐句核校日文，有疑義者由有關人員再四參酌始予定稿，以期減少原書及翻譯過程中之失誤至最低限度，而提高對讀者之參考價值。惟本書僅以一年時間譯成，付梓倉促，校誤疏失之處在所難免，尚祈諸專家學者先進不吝指教，毋任感謝！

江慶林 謹識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 日

館長序

《臺灣文化志》原書全三冊，為日治時期學者伊能嘉矩研究臺灣歷史之名著。伊能氏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來臺，年方二十九歲，至一九二五年九月以五十九歲之齡在鄉里岩手縣遠野町辭世，前後三十年埋首臺灣歷史文化之研究，本書即為其心血結晶。據說他曾交代他的夫人，如果家中失火，唯一要做的事是將《臺灣文化志》手稿拖到屋外，其珍視程度可見一斑。

原書以日本文言文書寫，非一般人所能解讀。在本館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時期，便採納各方意見進行原書之中文翻譯，由當時文獻會同仁多人分段翻譯，分工合作完成中譯本，分上、中、下三冊，於一九八五年八月付梓出版。其分工係當時省文獻會江主任委員慶林、劉副主任委員寧顏、程委員大學、陳委員王癸、黃委員有興、王編纂世慶、黃組長耀東、

黃組員連財、吳組員家憲等負責翻譯；郭編纂嘉雄、莫編纂光華、吳編纂政恒、陳編纂文達、簡秘書俊耀、呂組長武烈、吳主任俊雄、林主任永根、何辦事員綉英等協助；謝委員浩、鄭委員喜夫檢尋書中徵引我國文獻舊籍之原文，並潤飾語句與加注校按再加審查；經逐字逐句核校日文，有疑義者由有關人員再三參酌始予定稿。《臺灣文化志》一書內容豐富，堪稱為日治時期臺灣研究之代表作，亦為研究臺灣歷史之重要參考資料。

光陰荏苒，距本書中譯本初版已倏歷二十餘載，近年來對於臺灣歷史之研究與考證已蔚為顯學。鑑於本書中譯本之庫存量所剩無多，又初版時迫於時限僅以一年時間完成翻譯，付梓倉促，校對疏失，在所難免，有重新校訂出版之必要。為方便各界取得及利用本書，於謝前館長任內遂有授權民間廠商合作出版校訂版之議，故於二〇〇八年八月即依據採購法公開徵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負責五年內校訂

版之編輯、設計、印製、發行、銷售等，未來亦擬因應市場需求發行電子書版本，以利讀者搜尋運用。校訂版基本的校正工作，分別由本館資深研究員陳文添、徐國章及許錫慶三位先生負責，他們均在其本身繁忙的工作之外，放棄休息，自行加班，如期完成。惟限於時間，僅對中譯本初版之明顯疏漏處加以訂正，未能全部重新翻譯。本館為更求審慎，特商請曾參與初版校按的前省文獻會委員鄭喜夫先生擔任校訂版之總校，而另一位資深研究員黃得峰先生配合其工作，共同比對日文原文與中文譯文，反復推敲而後加以修訂，並澈底增刪校改全書校按。相信這些工作對於讀者不無助益。值得一提的，四位資深研究員同仁和已退休的鄭先生都是完全義務幫忙，甚為可感。不過，在伊能氏這部全書一百五十萬言煌煌巨著的中譯本校訂版，一定難免仍有可再改進之處，敬請讀者們不吝惠予指正，無任欣幸，無任感禱！

「凡走過，必留下足跡」，身為日本人的伊能氏以三十年的歲月從事臺灣歷史文化研究，並為後人留下珍貴的《臺灣文化志》一書，誠屬難能可貴。而本館職司臺灣歷史文獻業務，希望能提供臺灣歷史研究者正確而便利之參考資料，此部《臺灣文化志》中譯本校訂版自籌印、授權合作出版、譯稿校正、發行問世，乃至未來規劃推出電子書等，即是基於此一理念，並將持續不斷地推動臺灣歷史研究，以建構一個完善的研究平臺，此即是出版本書的最大意義所在。爰於本書付梓之際，謹以為序。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林金田 謹識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校訂版例言

一、本書係（日）伊能嘉矩原著《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之校訂版。該中譯本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之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所編譯，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出版，其原翻譯人、協助人、校按人詳見本書版權頁。

二、校訂版所為校訂，包括：

（一）就前述中譯本與日文原本數度對校，各卷分別作必要之補譯、重譯或修改，以減少翻譯上之缺失。

（二）書中引用中文文獻之引文，儘可能檢出中文原書重核，並儘可能採用原文；極少數中文原書未獲寓目者始由日文回譯。

（三）配合（一）、（二）兩款，對前述中譯本之校按（參後文第三條）微

底檢查，作大幅之修訂、增列及刪除。

三、日文原本記事之年月日、人名、地名、官名、數目等，及徵引文獻之書名、篇名偶有誤植處，一般逕予更正，並括註以校按；其尚無定說、或仍有爭論之處，則照譯原文後，括註以校按。凡屬人名、地名及書名，縱然同音同義之異體字，亦為出校。間亦提供更詳悉之訊息，如徵引之書之篇目等。校按語中，稱「原文」者，指著者自撰；稱「伊能原書」者，指引用自其他文獻之引文，庶免與所引文獻混淆不清，非故為兩歧。

四、前述中譯本全書無分正文、引文、原註、譯按、校按，均使用同一種字體，漫無區別，雖經加有引號或括號，仍欠醒目。校訂版為方便閱讀起見，參考日文原本，分

別使用不同字體，說明如下：

隔。

(一) 正文使用明體。日文原本中與正文相同字體之括註，亦使用明體，並加括號。

(二) 整段獨立之引文，日文原本或用與

正文相同字體，或用較小之字體，校訂版一律使用相同之楷體。但夾雜於正文中之引文，比照正文使用明體並加引號。

(三) 正文及引文中之夾註，使用仿宋體並加括號。

(四) 日文原本又有整段獨立、較小字體之註釋，校訂版一律使用與(二)款相同之楷體，因非引文，極易識別。

(五) 所有校按及譯按，一律使用仿宋體並加括號，分別註明「校按」或「譯按」，俾與(三)款原註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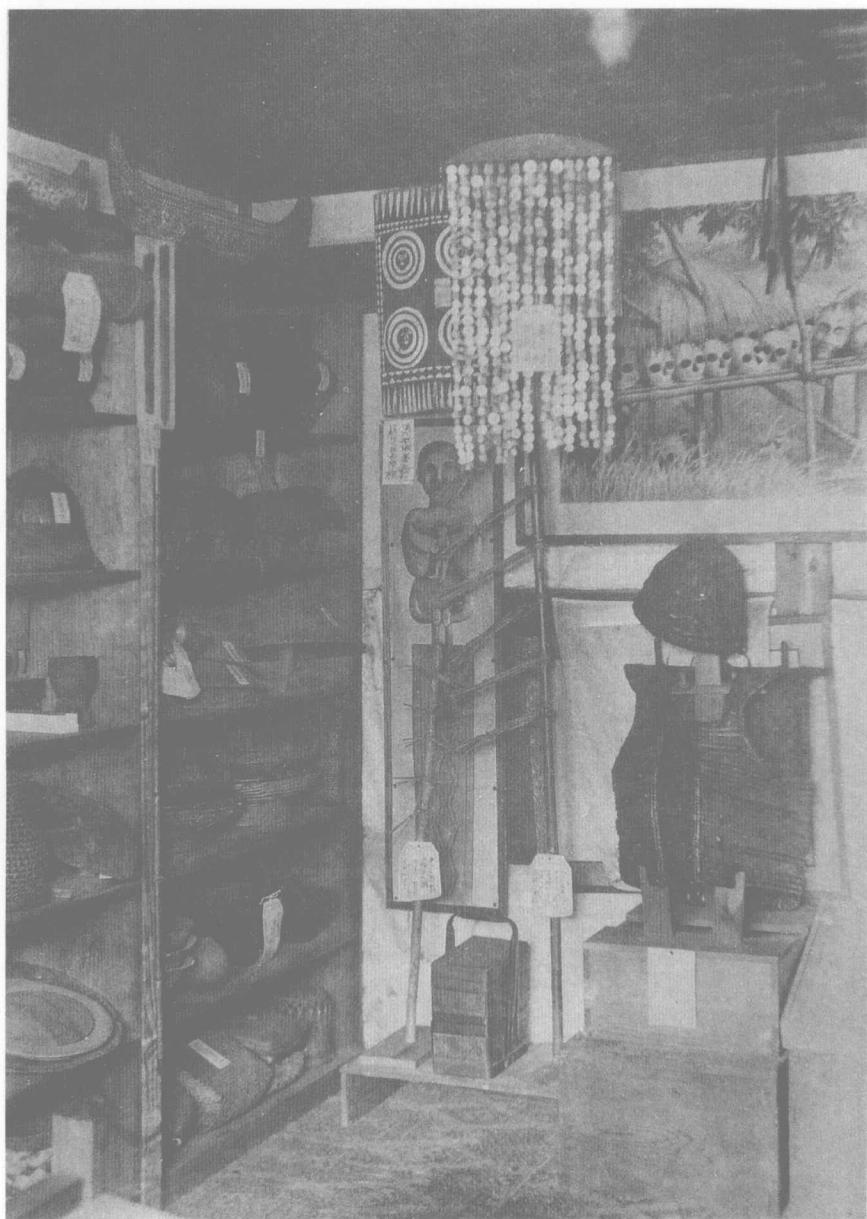
(六) 〈附記〉概為加底。

五、校訂版全體工作同仁，誠惶誠恐，全力以赴；惟綆短汲深，未逮之處，敬希不吝指正，無任銘感。



乃此明古寫本星槎勝覽の記載に據り
 鄭和航海に於て正しく琉球國即ち臺灣
 に足跡を及ぼし、こと全く疑惑の餘地なき
 に至れり斯くて坪井文雄博士も亦其報を
 本誌に示せし明古寫本の標本中特に琉球
 國の條を掲げ且附説して「此國は一讀し
 て今の沖縄島の某地歟としく思はれざるにあ
 らねど應永の中頃永享の初頃（應永・永享）に琉
 琉に明の招諭使或は進討使杯が來航するはず
 なければ星槎勝覽の所謂琉球は臺灣南
 部の某地歟と指すに非ざるか鄭和は臺灣
 に寄航したること傳に見えざれども費
 信は楊岐にも隨行したり言ふまでもなく
 臺灣海峡は頗る荒く實に媽祖の鎮まり
 ます本社に保存するものは鄭和とて海
 難も臺灣南部の沿岸に擧げたること絶

著者在書房（上）本書原稿之一部分（下）



著者之臺灣館陳列室

臺灣文化志序（原序）

臺灣及朝鮮（韓國）之「領有」，究竟是為著日本，我不能率爾回答此問題。唯對有志研究學問的人，因為已歸我版圖之故，我等對臺灣或朝鮮有研究之義務，且深感勝過任何一國之人。

對臺灣之施政是否符合正義，我亦無法作判斷，然而對與領臺同時，由後藤氏之倡議所設置之臺灣舊慣調查會，在我國數百種以上之調查會中，為最忠實完成其使命者，不容稍有置疑之想。其浩瀚的各種報告書，實堪稱為無盡藏亦不為過言之有力有益之資料，展開在學術研究者之前。我未曾知我國有如斯重大的學術重要內容的官方刊行物，提供社會諸學研究者。

然而甚為遺憾者，至今活用此等諸報告，獨自嘗試研究者殆尚無其人。好不容易有如此之寶庫，如斯尚束諸高閣，深鎖緊閉。但近將

開設臺灣大學，此長期間被閒置的領域，不久將會被篤實的學者所開拓。如斯「領」臺已閱幾十秋，余想至此我日本人將能完成有關隨同領臺之學問上重大的責任。

關於朝鮮可謂大略相同，唯所遺憾者，在朝鮮可與上述臺灣舊慣調查會之各種報告相匹敵之資料之蒐集，尚付缺如也。

對南洋諸地（委任統治地）近來因松岡氏及其他篤學者之業績公之於世，實不禁有會心之意。

我人縱使未獲有臺灣，統治南洋諸島，租借關東州，合併朝鮮，但在東洋中之最進步國家，對世界之學界，亦不得不率先將此等地方之研究加以精進。何況已「領有」而統治之。現今，我對英國學者研究印度之事蹟，已有不必再絮說之感。何故？因其乃為人們所周知之事實使然也。

研究西洋學問，介紹彼邦學者之著作，兼而附加新的工作，此實絕不能忽視。雖然日

本學問上之第一工作並不止於此，自我國以至亞細亞諸國、諸民族之過去及現在將之詳加研究，方為我們從事於社會諸學首先要身任者。唯其工作，比直追西洋學問，還更多困難，好學之觀念，若非十分堅強，則中途挫折之虞實非渺少。

當此時，能得到伊能嘉矩先生所著之《臺灣文化志》乃為我學界之幸福，無須余之喋喋亦可明白。

我無緣不認識生前之伊能先生。但僅依此遺著，就可察知其學問之廣度及深度非比尋常一般，因而為之驚異不已。

若是強求其完備，此《臺灣文化志》之補訂修正亦不可無。尤其從西洋人的各種文獻涉獵之餘，或許會看出若干不足之處；相反的對於中、日諸書之斟酌，縱然有後起之秀，但或將不容易知其應為增益之者。

著者不甘以獨自涉獵廣泛，凡所有史實均

經細加咀嚼，精查其間相互之關係，一覽之下臺灣文化各種方面之發展跡象歷歷呈現。其史的範圍內部隨處放射燦爛的光輝，並配合著著者的經世宏才。《臺灣文化志》在某些意義上具有一種文化的過程史話，又是統計年鑑，又是初期發達史 *Archaigne*。換言之：稱為現代化「臺灣文獻通考」，想亦無不當。

如板澤教授之跋文所記，著者伊能先生以三十年的長久歲月著述此書，殆竭盡其一生精力所完成者，然而不及見其書之刊行，賁憾以投他界，至昭和三年的今日，能見此書之刊行，恐亦非著者所能預期者。而能得刊行之實現，端賴板澤教授暨小長谷文學士獻身之辛勞所賜，尚有柳田君及尾高君之不尋常幫忙之結果，我視上述諸先生之稀世情誼，在生前未獲辱知之榮的篤學者伊能嘉矩先生，而今儼然湧現在眼前。「因其果而知樹」，僅就交有如此高雅的洋溢著友誼之許多弟友輩一事，就可察知伊能先生之高風亮節。現在其美雅友情結晶

之《臺灣文化志》完成出版，聞訊之下，實深感其為當世稀有之事。想伊能先生在泉下必為雀躍欣喜不已，而日本學界不但獲得此埋沒已久的學問，且對學問之研究，人格之力影響如何之大，顯示活生生的一例，將衷心感謝。

昭和三年七月三日

福田德三 謹識

小序

最後與伊能氏晤談係在七年以前一個新秋
的傍晚。在遠野（譯按：一個鎮之地名）旅
館二樓窗間，夕陽即將西下，而指著周圍的山
野縱談今昔故事，尤其自己欲找尋者，係此地
方學問的由來，究竟什麼機緣為當代之文運際
會，在此山間的一盆地誕育如我伊能氏般稀有
之篤學者，實不解其為何種原因，在心內只是
驚愕不已。

先生對此回答並不太圓滿周到，試取出當
天之日記看，遠野之教育歷史甚淺，且據說應
歸功於異鄉流寓之客為多。

在元文末年（譯按：即乾隆初期），有久
子小五郎號翠峰者，自遠方來此，始傳授經學
於此邑之子弟。繼而有浪士飯田勘助者，開設
書堂（譯按：書塾）從事講習之業，從遊者漸
多。此二士人似乎俱是因故避世者，而從未曾
詳細自述其來歷故也。所傳之姓氏名字，是否

原名亦難以斷定云云。無論如何，在二百年前
奧州（譯按：日本本土東北奧羽地方。）之
小都市，絕非對世途有望者所能安於久住之
地。

所謂失意流離毋寧說是自甘埋沒之輩，偶
而將其餘生經營於邊隅，其種籽留在未墾沃
土之例不少亦未可知。而喬木之質，自開葉之
日，歷代加以愛護，終於亭亭，使人瞻仰其大
成之力量。以此期待於客寓之士，想是困難
的。

伊能氏與遠野鄉土之因緣，板澤先生文中
已有詳盡的說明，我現在知道曾經保持在伊能
先生之家中的就是不可侵犯的傳統。

伊能氏之「家風」是學問與名利無絲毫相
干，這可算是其大特徵之一。最近連在所謂史
學隆興當中，至少研究臺灣古文化是獨步的。
先生若居其功，何人能與之爭乎。而且終生刻
苦謙虛自認不完備，欲僅留遺編以加惠後代。
彼倉皇世上幾多士人，屢次有違背付託而儘先

追求聲譽者，對此伏眉掩面固是當然，且反過來說：統治已歷三十年之久，而為天朝子育異民對於文化指導有責任者，幾次乘篤學之士所求者薄，供給又不加以勗勉，勞苦未必有報，而今安然享受其豐富成果，雖名之曰現代之趨勢，又我等為有矜持的極東之一民族，不得不慚然引為慚愧與悲哀。

或因環境之力，及時代之感化，人既隱然如有所負，猜想有這樣想法的人亦未可知。

然則學者與果樹園之桃、李相同，欣欣向榮的呈獻其果實為義務，至少在我伊能氏之場合，則清楚知其並非如此也。伊能氏抱著壯志來首都（東京）作客的時候，新的學問是故坪井教授的人類學，雋敏的士子忽然會得其真義，不傾耳聽講說者簡直不可思議。而且學業不單是止於祖述布衍，乃以此實生活適用於我同胞眼前，更進而為南方新附之國民，雖未有記錄者尚可得闡明其過往情況，而欲作確認者究是何人。先生不僅作其首唱而已，且連暫時

呼應之而繼起者亦無。伊能氏之志原是为修史，在此文化志之偉篇已充分證明。而且人類學所提供的不止是一箇愷切的人間研究之新方法，卻基於其因緣而受幾多意外的刺激，又將無限的資料從此方面倒逆輸入。這就是先生臺灣調查的餘材，且見學會屢屢賴之支持，於其沈滯之日大有所作者，豈非我伊能氏之功？

至少先生是常欲施與之人，尤其立在學藝的廣衢，在夢寐中亦不忘故山隴畝之人；相反的在南窗歸臥之日，亦未嘗失去四海之志，尋常慨世自高之士到底望塵莫及。東北之人材雖雲集，但對於先生開始懷有的學者之鄉土愛，有特別深刻的體驗者甚多。

蓋先生在生涯中學問是一貫的，特別在精力所傾注者是平民之歷史，依據些微的零散舊記錄，若要研究一地方前代的文化，其結果是止於少數土豪之盛衰而已，在東北或在中國海的一孤島都是相同的。然如絕志於中原角逐，閉門於有限的見識，且以夜郎自大的俊傑為己

任時，其術之易行，前者卻超過科舉之邦，然獨先生自夙昔不能安於此流風，出而對於國內尤不被照顧者，敢然欲嘗試最難完成之事業也。其意之所在恐不止一臺灣耳。

日本之學問偏重於中央，只不過修飾京華之文運，此未必為近年之傾向，至此時地方上逐漸興起大學，至少其規模、先例似無一不仰賴首都。至若家居在輿羽之曠野，寂寞的於草萊中閱讀書卷者，倘有顧念祖國人民之深切情誼，只有待大志逸才之士來指導別無他法。誠然哉自先生出，一鄉先化，繼而比鄰苟聞其名者，翕然期待學問於未拓之地。

自田村將軍以來，沈淪於悠悠一千餘年間對於忠實傳承往古的無名眾人，至此始為人所知所訪外，有時更為古意的中州所亡失者得到補充。故《臺灣文化志》最後之原稿，在陸中遠野完成，將之單解說為一個奇遇，於我是不允許的。余想這正是著者為其故鄉，以一大精進建立之紀念碑，將人類的歷史，欲從其基礎

觀察所為地方學問之獨立宣言，永久在題目外的人們亦應共與仰望者，而且先生已長逝，血食無嗣，其業尚半，不得不抱有散失之虞。茲值此遺篇幸而公之於世，且有滋生惆悵於胸中之感，這未必僅思慕故人者之私情。

先生的確是位學者之典範，然而我等已喪失之矣，但不僅邊陲一地方，蓋昭代文運之前途，總括之係繫於效法者之多與否也，而我私衷尚有竊以為危者焉。

柳田國男 謹識

伊能先生小傳

一、伊能家之家世

伊能家據稱出自是延喜之著名大學者——

三善清行卿。清行卿以多子稱，但其子卻不甚顯名，獨第八子淨藏祝髮為僧，以曉術數而知名，其行狀見於《今昔物語》，《元享釋書》卷十載其傳。

淨藏有二子，伯曰布施，季曰伊能。伊能數十世之後有友滿者，居於江州蒲生郡村田鄉，改姓村田。友滿之子為友隆，友隆之子為友治，友治之子為友次。友次於元和年間下奧州、暫住三戶以儒仕南部氏。友次之子友周無子，養其弟友員為嗣。至友員之子友治，改村田姓稱伊能，遷住盛岡（岩手縣治所在地）仕南部氏。不久，南部信重公之孫信有公一門為遠野之利勘公嗣子，則扈從於享保年間移住遠野。友治之子友躬，友躬之子美啟，美啟之子為三柳。三柳之女迎金田儀移為贅婿而承嗣。

儀移之子就是先生之祖父友壽大人也。

二、先生之少年時代

友壽大人有一女，名曰千代子。遠野之大儒江田霞村先生第二子守雄人贅為嗣。其間所生者即先生也。

慶應三年（西元一八六七）五月九日（戶籍為明治元年）生於遠野町新屋敷伊能邸舍。幼字容之助，名為嘉矩，字朋卿、梅陰、蕉鹿。夢是其號，梅月堂是其堂號。嘉矩唸為^{kanori}（カノリ）。但先生之羅馬字略署為YI。先生之祖父友壽大人資性謹嚴，精通劍道，兼而國學、國風造詣精深，擔任神職，為德高望重之人。外祖父霞村先生學於安積良齋之門下，稱為宏才，與清川八郎締刎頸交，籌策王事，有氣概之士。父守雄翁學於大學東校，以醫為業，持獨自高風，不投於世，而一面是進步主義者。余竊觀之先生人格之基本乃由上述三先人之資質所渾然鑄鑄。然先生之生涯，自第一步起即未能踏入尋常平坦之途。